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

1998年6月8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8(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那些准时到会的代表团。准时正在成为大会的一个习惯。

第一位发言者是巴拿马共和国宪制总统 Ernesto Pérez Balladares 先生阁下。

Pérez Balladares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53年前创立以结束一切战争的本组织今天正在进行一场最奇怪的战争:今天,没有一个征服或领土并吞的行动,但所有国家都受到危害;没有任何侵略国,但所有国家都已受到攻击,没有正式的宣战,但所有国家都处于战争状态。

在此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参加本世纪两次大战中的任何一次。它们中间的许多国家当时还没有加入国家之林。然而,鉴于这两次冲突规模之大,历史学家决定把它们称为世界大战。确实,在交战的地区,在经济和人口遭受打击的国家中,这两次大战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在实际上,从地理上来看,这两次战争尽管有这样的名称,却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参加的战争。今天爆发同样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消失,但是另一种战争的根源和后果却明显存在——这是一场针对其身份和手法常常都不知道的敌人战争。

这是一场强加于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回避的斗争。鉴于这场斗争的规模之大,部分的胜利有时似乎很了不起,但是同我们每天所遭受的挫折相比较,实际上又微不足道。每一次的逮获或没收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每

一个青年吸毒成瘾,每一个生命的损失,都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失败。

因此,虽然我对我国在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成就,如果考虑到我国的大小和资源——但我情愿侧重谈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共同任务,而不是我们各自已经采取的措施,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现在能够拿出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我确实为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并每天继续冒着生命危险的巴拿马官员和禁毒人员感到自豪,并且为那些制定和执行打击复杂的犯罪活动的新方法的人感到自豪。但是,我同这些来自小城镇的战士有着同感,他们在所谓的世界战争中作战,并写下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篇章,但是这对战争的最后结局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我将保留这一评述,因为当所有这一切结束并且我们获胜时,这些行为将变成一场非常特殊战争史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并不包括在辽阔战场上的重大冲突,而是在次要的,每天的小规模战斗中获胜,进行这些小规模战斗的不是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是无名英雄,他们每天面对罪犯,协助受害者并帮助防止更大的灾难。

我们将在这里作出的承诺不能限制于执行商定和签署的行动宣言和计划的文本。这将等于是一个父亲的自满态度,只要他的小孩上学,他就感到满意,但是并不在乎孩子是否学到东西。

我们每一个国家应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它必须以取得结果所必需的决心和力量这样做,而不只是表面上

遵守协议,并且与国际社会相安无事。

这将是轻而易举的。法治提供的资源和保护被罪犯扭曲成技术性细节,以拖延和阻挠司法程序;不然,他们就进行威胁,以逃脱惩罚。总是有一些新闻界代表以捍卫司法程序为借口,把那些传播腐败和暴力的人描写成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作出比以书面形式写下来的更大的承诺,并要求我们再次考虑在国与国之间做出协调一致努力的必要性。如果对敌人来说没有国界,那对我们来说也不应该有国界。这场战争只能这样结束。我们建议今天对一个卑鄙的、残酷的祸害发起的战争也许是唯一真正的世界战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秘鲁共和国总统 Alberto Fujimori 先生阁下发言。

Fujimori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不能给贩毒者犯罪网络任何喘息的机会来重新组合。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1990年,秘鲁有12万公顷非法古柯地。在进行和解进程的4年中,英亩面积保持不变。在过去三年中,由于执行了反毒战略,毒品贸易的帮凶——恐怖主义——一旦被瓦解,古柯地惊人地下降到6万公顷,与此同时,与古柯经济有联系的农村家庭数目也相应地减少。我们期望这一数字将很快下降到3万公顷。

把自己的资源全部用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民正在走的道路明确地表明,今天的条件极为有利于发起一项替代经济方案。然而,秘鲁国家执行这项政策所需要的资源是不够的。

这种类型的方案要求投资于基本的基础结构,以确保合法的经济活动将是有利可图的。生产国巩固作物替代进程的努力受到其沉重的外债负担所造成的偿还债务义务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尽一切努力支持我们,并避免这一进程失败,因为这将造成更多的沮丧,更多的贫困,并为贩毒死灰复燃重新创造条件。这要求防止潜在的供应。

这是显然易见的。然而,必须把政治意愿变成财政资源,这将使该方案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并以必需的速度和及时性得到执行。在这方面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或机制,以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邀请友好国家出席将于今年10月在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控制滥用毒品委员会所主办的捐助者圆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确保得到在消灭贫困政策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的框架内执行替代发展、预防和康复方案所需要的补充资金。这将使以更低的代价为打击毒品斗争获得信誉成为可能。

第二个资助替代活动的补充方案是在用债务换取保护我们的自然或文化遗产的方案的概念的启发下产生的。这一可能性使我们相信,用外债换取替代发展活动也将是可行的。这样,我们各国每年支付给债权国的每年偿债义务的很大一部分可专门用于具体的方案和活动,以促进打击非法贩毒活动的全球战略。

这种创造资源的方法将需要债权国根据声援和共同责任的原则进行间接的但开创性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不需要特大的开支,只是简单地转让资金。

作为这些建议——捐助者圆桌会议和以债务换取根除古柯——的依据的理论是相同的:超越司法范围,达成合作协议并获得技术能力,以实现为发动打击毒品战争提供资金的目标。

今天,在向非法贩毒活动作斗争中取得明显进展之后,国际社会面临着可能预示根除这一灾祸的来临的重要时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鲁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大会现在聆听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理 Guntars Krasts 先生阁下的讲话。

Krasts 总理(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拉脱维亚欢迎这次谈及一个主要国际问题的机会。麻醉品的使用、生产和贩运威胁到每个国家的稳定,无论其财富、大小或经济发展如何。

冷战的结束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机会打开了大门。新的挑战随着新发现的经济自由的利益而出现。不幸的是,贩运毒品的罪犯常常表现出比政府当局更灵活和迅速地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社会最终随着毒瘾以及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的泛滥而受害。

拉脱维亚担负起通过确定毒品问题的规模和通过全面的立法以及预防和执法措施来控制该问题的任务。实行这些措施的困难由于50年苏联占领的灾难性残迹而更形复杂。

拉脱维亚对非法毒品贸易正变得日益难以阻挡。尽管我们做了努力,通过拉脱维亚的非法毒品过境在过去 5 年中有所增加。拉脱维亚位于非法毒品贩运的双向交通干线之上。象印度大麻脂和罂粟杆这种自然麻醉品从高加索和中亚各国流向西方,而包括安非他明和麻黄素在内的合成毒品则从西欧运往东方。

同时,安非他明和其他合成的非法毒品的生产在拉脱维亚似乎有所增长。与非法使用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有关的犯罪程度显著增加。这些犯罪已具有有组织的犯罪的轮廓,常常与洗钱、腐败和卖淫相关联。

在苏联时期,发展出生产药品的强大技术基础设施。自从前苏联各国对这些产品的市场崩溃之后,一些失业的化学家便利用使用不足的设施而参与了安非他明的非法生产。

拉脱维亚试图在预防、治疗和执法活动之间取得平衡,认为减少需求与减少供应同等重要。对设立针对青年和高危险群体的有效预防计划已受到特殊的注意。早期识别和治疗有毒瘾问题者的价值,再怎样阐述也不会过份。

拉脱维亚对 18 岁以下的年轻人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情况深感关注。缉毒局在拉脱维亚首都进行的一次调查揭示:几乎 80% 的高中生至少试过一次毒品。该局的统计数字还揭示了一个青年人中由于滥用毒品而死亡的日益扩大的数字。

最近,在拉脱维亚以及在很多其他国家中,大众媒体中对使所谓轻度或软性麻醉药品合法化进行了广泛讨论。拉脱维亚政府接受这种观点:即所有类型的毒品均造成依赖性,因此不准准备使任何形式的毒品合法化。

拉脱维亚认为,毒品管制措施不应孤立地执行,而应同包括与酒类管制有关的计划在内的其他计划一道整体执行。拉脱维亚将以协调的方式努力减少对毒品和酒类的需求。

拉脱维亚是通过有关先质的立法的第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也是第一个确立麻黄素出口前通知制度的国家。1997 年 11 月,里加的刑事警察部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单位,以打击毒品滥用和贩运。拉脱维亚缉毒局在过去几年中改进了它的工作情况,被侦测到的毒品违法行为的数目正在增加。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为这种努力提供了人力资源培训、技术支持和专家咨询。

拉脱维亚是药物管制署巴尔干区域办事处的东道国。拉脱维亚政府遵照药物管制署的建议,拟订了一项国家药物管制方案,并正争取通过一项国家药物管制战略计划,它将确定药物管制制度的主要目标,并改进有关各部间的协调。

都柏林集团的里加分部在为反麻醉品活动筹措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协调了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药物管制署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内的外国捐助国的捐款,以支持拉脱维亚政府。

拉脱维亚意识到反对毒品斗争的跨国界性质。我们尤其重视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它是打击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的有效途径。

药物管制署对作为一个区域集团的波罗的海各国立法改革的协助,导致来自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专家之间在培训专家与草拟国家毒品管制战略方面的广泛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是波罗的海各国已批准的 1961、1971 和 1988 年的联合国公约。波罗的海各国的总理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他们意在继续这种合作。该决议除像加强边界管制、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非法移民和洗钱活动等优先事项外,还涉及到针对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措施。在这方面,应当提到波罗的海各国有关洗钱活动的会议所通过的、得到成功执行的政策。

在北欧-波罗的海之间合作的框架内,应当提到今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有关麻醉药品的部长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坚决支持本届特别会议的目标和信息。此外,声明还谈到预防性措施、警察和海关官员的合作以及对那些受滥用毒品之受害者的治疗。

最后,我要表示,我确信拉脱维亚政府与药物管制署设在维也纳的东欧国家中央办事处、麻醉药品委员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其他会员国之间的成功合作将继续下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理的讲话。

大会现在聆听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 **Arnoldo Alemán Lacayo** 先生阁下的讲话。

Lacayo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所主持的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意识到大会本届特别会议议程上的项目对人类及后代的重要性,来到这里在这一伟大机构和世

界公众舆论面前阐明其道德使命。与国际社会一道无条件地进行努力和采取行动,是一项牢不可破的政治决定,以便在各条战线上迎头痛击非法毒品贩运及与其有关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洗钱、转用化学先质和非法武器贩运。

这场战斗不只是由政府进行;它应积极地使我们各国的公民社会和所有各界介入;它应是在国内和超越国家一级的扎扎实实的承诺,其目标是在责任分担原则和统一多边援助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同阵线。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尼加拉瓜这样由于近年来内战而基本上处于贫困状态和负债、并正在作出巨大努力进行调整和改革同时正在实施克服贫困和失业的措施的国家,在技术能力、熟练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方面十分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来对付这些人类的强大敌人,这些敌人在全世界范围进行活动,财政和技术资源之多、通过腐败和暴力建立的保护和包庇网络之广令人吃惊。

我们必须认真地确定今后向下列现象作斗争的协调和共同行动:麻醉品、生产麻醉品所需的化学物质和精神药物需求的增长、贩运和生产、销售和非法分销,以及打击同这些罪行密切相关、在性质和范围上是多国的并日益表现出全球化趋势的其他活动。这些是巨大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需要作出具有同样份量和广度的反应。

还必须分析有关毒品运输和利用过境国以及同微妙的法律、宪法、迁徙、刑法和主权方面有关的各种附加问题,以促成以最迅速、最快捷的办法追寻、抓获和有利的执法,而不破坏友好和兄弟国家之间所需要的尊严和尊重关系。

在这些密切合作的指导方针内,我们认为一个伙伴和盟友没有理由自认为有权利作为仲裁者并片面地给予自己那些属于明确地授予国际机构的权力的职能。

在国家一级,最高优先项目之一就是采取行动导致根除这些有害的和危险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人、家庭和社会极具破坏力并能严重瓦解民主进程、可持续发展、安全以至各国的战略结构。

毒品是最严重的普遍威胁之一。目前的趋势是随着毒品犯罪的增加,暴力、腐败和犯罪率也在增加。它们严重破坏我国青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家庭和睦以及社会共处的规范。

我国完全承担义务坚决支持举行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倡议,墨西哥总统 Zedillo 以巨大的远见促进了本届会议,我们希望由麻醉品委员会作为筹备机构提交的政治宣言草案将获得一致通过。

我们认为,应该对联合国通过其各种方案和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对贩运毒品、相关活动及其后果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表示它受之无愧的表彰。

尼加拉瓜不断努力尽可能全面地遵守双边、多边和区域协定,这些协定为我们每天向这一不共戴天的祸害进行斗争提供了更好的合作和协调,而且我们也遵守国际毒品公约以及促进司法合作和采取措施减少需求、铲除违禁作物和促进发展可行的替代物的倡议。

挑战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以勇气和政治对付这些挑战的决定更加巨大、更为坚决,因为我们确信成功取决于我们大家为了我们各国人民和国家的安全、健康和生存而在这一共同斗争中付出的努力的资源的数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大会现在听取智利共和国总统 Eduardo Frei Ruiz-Tagle 先生阁下讲话。

Ruiz-Tagle 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各国面临的困难、紧张和挑战不局限于这些国家,也不是它们每个所特有的。滥用毒品和非法毒品贩运、洗钱和其他相关犯罪、铲除贫困和环境污染——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地方内容。但是这些也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国际内容。

正如国际贸易日益自由化对于工业化国家之外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具有有利影响,我们也必须了解同贩毒有关的犯罪活动的跨国性质对基于和平、团结和人人进步等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的思想构成一种深刻和严重的挑战。

简而言之,毒品构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危险,严重危害机构、家庭和社会共处,正如它也影响各国之间的关系。

大会现在开会是要处理世界上最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摆在国际议程上。它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因素并要求多边和区域

机构优先注意。为防止或限制需求的增长并控制和制止非法贩运,已拨出了相当多的资源。

然而,在鼓励这一领域中国际合作的法律文书即1961年公约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必须承认总的情况是消极的。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在这一工作中只取得了不牢靠的进展,我们未能发展新的战略来对付一种无疑拥有强大资源的不断改变的现象。

我谨提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方面。我们经常断言我们共同处理这一问题是紧迫而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又这样说。但是我们未能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至少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实质性步骤,以便在新的谅解方式和实行国际责任制的范围内制定合作政策。在当今世界上,并为了真正切实减少消费和根除供应,我们必须在相互信任、团结以及互惠和水平援助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同时充分尊重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原则。

如果我们承认,国家在传统边界内的传统责任及其显然对国内事务的专注或对国家特权的过份羡慕不再足以对付毒品问题,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提议根据一项新的团结概念:即不再仅仅是道义和道德方面的团结,而且也是法律方面的团结,充分实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及以前各项条约及区域和双边协定。

让我忆及几个月前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达成的若干协定。自1994年在迈阿密召开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制订各种联合程序,以便建立一种在权利、义务和责任方面全面、统一、一致和平等的制度,该制度将使我们能够对滥用药物及其一切有关问题作出适当回应。1996年,本半球各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半球缉毒战略》,这个事态发展构成了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该战略特别重视全面和均衡对待非法药物现象。

我们在圣地亚哥首脑会议上采取了一个新的重要步骤,即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确定了要在今后几年从事的非常具体的活动。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这个美洲国家组织享有盛名的专门机构分配负责从事这些活动,并对在该计划下取得的进展进行公正技术性评估。《行动计划》承认并强调民间社会、企业和基层组织都须作出承诺。我们很清楚,这需要作出巨大努力,毫无疑问,努力的成功与否同本半球加强民主、扩大参与、下放权力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着重

强调缉毒斗争的全面性质。同时,美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也表示相信,必须对滥用药物采取预防措施,特别是针对年青人和易受害群体的教育措施,这些措施只有在社会安宁和广泛公民参与情况下才充分有效。

另外,鉴于同贩运毒品和洗钱有关的犯罪活动具有特殊国际性质,我们同意必须有在各领域特别是在相互司法协助方面进行合作的明确政治意愿,因为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调查、证明和惩处极为复杂的罪行。因此,我们正在美洲国家集团内制定一项有明确和有约束力的决定支持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战略。

我还愿提及智利政府采取的一些行动。1995年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来对付毒品问题和诸如洗钱和转用先质和其他化学品等迄今智利尚不存在的新型犯罪。这项现代法律文书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取缔非法贩运毒品和有关罪行的工作。我们同其他国家的警察力量合作并充分适用新立法,在捣毁非法药物和先质贩运及洗钱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在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预防领域,我们建立了一个防止吸毒国家基金。政府和私营机构都可以为防止滥用药物、毒瘾者治疗与康复和应用研究领域的活动提交技术和财政援助提案。我强调这项主动行动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特点体现了我们谋求在缉毒斗争中加以应用的办法。其中包括人民的主动行动和参与,中央当局和自治州或私营机构承担责任、奖励创造精神和非常明确地根据易受害群体的具体需要作出回应。这些方案的较大部分都旨在加强各项预防方案和社会参与、校内预防和治疗与康复。

没有必要在此重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相反,我已非常简短地概述本区域或本国取得的部分经验。我认为,公开、坦率和慷慨的合作是我们成功控制这个给我们特别是社会较年轻成员造成巨大伤害的邪恶的唯一办法。我们已可以超越本世纪界限而展望未来,我们已可以着手勾划我们所希望的未来世界的情景。在那个世界中,我们当然必须更加致力于同贩运毒品和洗钱作斗争。让我们把陈词滥调和善意的声明抛在脑后。我们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大会成员国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获益。现在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智利共和国总统所作的发言。

我请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Ernesto Samper Pizano 先生阁下发言。

Samper Pizano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祝贺秘书长和你今天在这里召集我们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我们已开始理解,毒品问题涉及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引用圣经的话,没有人完全无罪而可以率先发难。

哥伦比亚需要大大超过7分钟,来表达我们过去15年来因同毒品贩运作斗争而得到的痛苦经历。毒品对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我国公民的健康与安全都造成破坏性影响,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深刻和坦率地思考世界各国如何才能而且必须在我们迈向二十一世纪时对付这个严重问题。

恰恰十年前,《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在维也纳得到签署。虽然我们在执行其各项规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这个问题的发展显然比其补救办法快得多。

种植非法作物的面积已接近50万公顷,消费者数目则接近2亿人,麻醉品市场的资金周转额超过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石油市场。另外,合成药物已开始取代天然药物,在工业化国家尤为如此。

我国哥伦比亚对今天在大会开始的这种思考可以作出的最好贡献是阐述我们的情况,以便使它可以得到考虑,并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况不致在其他国家身上发生:即不再受这个仅可同10大天罚之一相媲美的邪恶折磨。

二十年前,哥伦比亚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我们以乐观的态度展望未来。经济是健康的。除了少数例外,人民在我国所有地区过着和平的生活。毒品的到来扰乱了我国幸福的命运,我国的人民是勤劳、诚实和欢乐的人民。

可恶的毒品钱渗透了经济,突然收买了诚实的企业、污染了政治并腐蚀了价值观念。法官、记者、总统候选人、市长和3000多名警察成为麻醉品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毒品钱被用来资助我们现在正在同其进行斗争的各种形式的暴力,首先是游击队和治安维持会等团体。

没有一个国家象我国那样单独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毒品贩运作斗争。我们每年在这项任务中花费了10亿多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我国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的费用的21%。近几年来,我们铲除的古柯作物占世界铲除量的60%,我们铲除的罂粟作物占世界铲除量的36%。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作物替代方案,以便使现在靠

毒品为生的3500多家农民合法化。我们拆除了两个最大的毒品卡特尔——麦德林和卡利卡特尔,我们在监狱中关押了9000多个毒品贩运者。我们针对靠毒品钱获取的财产通过了严厉的资产没收法。我们重新规定了曾经被我国《宪法》禁止的对我国国民的引渡,以便能够使这些人在国外受到审判。我们延长了刑期,惩罚毒品消费,并且为了避免毒品利润的再循环,我们把洗钱和洗资产规定为犯罪。我们所有的领海和领空都受到电子监测,以防止麻醉药品在我国出境或过境。

由于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我们正在挽救世界的青年不受每年520亿剂可卡因和30亿剂海洛因的危害。

我们要求获得哪些回报?

我们要求世界理解,同这一祸害作斗争的责任不能集中于单一的国家身上,如同过去有人试图对哥伦比亚所做的那样。我们要求国际舆论从此接受这样的论点,即由于贩毒是一个受供求制约的市场,只有积极打击麻醉品的生产、分销和使用的环节,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毒品问题的最终方法。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在同毒品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新的全球行动的三项原则如下:第一,共同责任的原则,根据该原则,世界所有国家毫无例外都对毒品问题负有责任。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多边行动解决这一问题;第二,全面性的原则,根据该原则,行动的目标必须针对这一现象的所有阶段,从非法作物的种子播下开始,直到该作物被出售然后作为成药在世界任何地方消费为止。以及最后是多边主义的原则。

最后,哥伦比亚对毒品问题的看法在国际重大论坛上占了上风。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我们能够摆脱单方面和武断的判断,接受一种新的观点,使我们能够为各国在反毒品斗争中的表现建立一个多边评估机制。

因此,我们已经在本半球范围内取得了大幅度进展。但是,这场斗争不能局限于国家或大陆范围。这场斗争要求我们作出全球努力。世界的青年人指望本届会议将产生比口头的悔悟宣言和模糊的纠正决定更多的结果。

哥伦比亚谨阐述一下应当成为今后十年国际反毒品行动议程的基础的内容,包括在一些领域中的具体的协议。

第一,一项有关消除古柯、罂粟和大麻作物的协定,其方法是制订有关铲除和在社会上取代非法作物的对环境有益的方案,同时通过卫星监测系统来核查对这些承诺的遵守情况。

第二,一项有关管制用于生产毒品的化学先质的生产、运输和使用以及在对环境无害的情况下销毁这些先质的协定。

第三,一项有关从海上、空中和陆地阻截毒品的协定,其方法是使用电子跟踪系统和交换有关全球毒品的批发和零售分销渠道的数据。

第四,一项有关打击洗钱和洗资产以及没收通过犯罪获得的财产的协定,其方法是采取诸如无补偿地没收和剥夺财产之类的措施。

第五,利用没收得来的一些资金建立一个世界反毒品基金,用于社会替代作物、阻截和防止使用。

第六,一项有关减少需求的协定,其方法是在保证公民社会团结一致参与的情况下执行预防、保健和教育方案,并且同犯罪作斗争。

第七,一项有关交换证据、情报数据和关押在国际监狱中的贩毒分子的法律合作的协定。

最后,我必须再次赞扬为了找到解决毒品问题的共同战略而举行的世界所有国家的这次集会——我国许多年来一直要求召开这次会议。

哥伦比亚一直在同影响到全人类的这一祸害进行斗争。我们由于毒品而被人丑化,我们受到实施单方面措施的损害,如同所有干预性措施那样,这些都损害我们的主权,必须永久取消。

由于有人抱这种态度和采取这些干预性措施,我本人在道义上和个人方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愿同各位一起回顾 1860 年林肯总统在纽约这里库珀学院上讲的话,他说:

“我们既不能因为有人对我们进行没有根据的诽谤而不尽职守,也不能因为摧毁政府或坐牢的威胁而不尽职责。让我们坚信正确就是力量,并且本着这一信念,让我们根据自己所知勇敢地履行职责。”

本着这种信念和这种乐观主义,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青年同毒品作斗争,为了我们的社会稳定同毒品作斗争,为了我们经济的透明度同毒品作斗争;为了我们的原

则和价值的胜利同毒品作斗争,为了建立一个不受毒品污染,永远不受毒品的破坏力影响的世界而斗争到底。

4 000 多万哥伦比亚人在等待这次历史性大会的结果。他们中间有许多是在同贩毒活动的斗争中牺牲的官员和诚实的公民留下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受害者知道,他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的亲人,但是他们还知道,如果这次大会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坚定承诺,那就好比在他们亲人的墓地种上希望之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将听取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Emomali Rakhmonov 先生阁下发言。

Rakhmonov 总统(塔吉克斯坦)(以俄语发言):在第三个千年前夕,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全球性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需要同非法毒品贩运活动这一世纪的瘟疫作斗争,这一问题已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我国独立的过去七年,在我们努力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同时,经历了重大困难。我们始终努力消除内战的后果。和平进程日益巩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艰巨的社会经济问题,人民从事和平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不幸的是,内战后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非法毒品贩运。这一问题不仅威胁使在我国建立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进程更加困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塔吉克斯坦国的严重障碍。

我国地理环境的特点、内战的后果、我国保护我国边界能力的削弱,以及我国边防机制管制毒品贩运活动后勤支持力量的薄弱——所有这一切都使塔吉克斯坦和我们整个区域成为国际贩毒集团加剧活动的肥沃场所。

今天,塔吉克斯坦面临着变成向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并从那里向欧洲输送毒品的一个危险的过道走廊的威胁。

造成塔吉克斯坦境内毒品贩运活动泛滥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我国在过渡时期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我们塔吉克斯坦对药物的非医疗性使用感到特别不安,这种用途已导致犯罪活动的增加,特别是在年青人中。

滥用毒品情况的扩散以及毒品价格的上升正在为在我国建立犯罪结构造成有利条件,以有组织地推销毒

品。例如,1991年我们总共缴获毒品10公斤;1997年我们缴获的毒品已超过4.5吨;1998年头3个月,我们缴获的毒品已超过1吨。

根据这些情况,塔吉克斯坦政府已拟订了一项全国缉毒战略,及短期和长期行动方案。我们采用如何同滥用毒品和毒品贩运活动作斗争的世界经验,而且我国还建立了一个毒品管制国家委员会。我国已加入所有各项主要的国际和区域缉毒公约和协定,而且我国在继续发展我国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也在药物管制所建议的基础上拟订法律。

塔吉克斯坦已加入中亚地区各国间在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生产和贩运领域合作与管制相互谅解备忘录范围内拟订的两项方案草案。我们希望能够汇集各国力量,打击这一罪恶,不仅在我们地区一级,而且能得到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

我愿借此机会呼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加快执行拟定一项在塔吉克斯坦发展战略和管制毒品及犯罪活动的特别方案。

任何进一步拖延执行这一方案,对毒品大王们来说是正中下怀,而且我国更多的人将被卷入这种犯罪买卖。我们坚信这一方案能为和平合作作出重要贡献,并且支持我国打击毒品贩运活动的努力。

我经常在这个讲台上说,我们对迅速解决阿富汗冲突很感兴趣。我们支持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我们认为,制止“毒品钱”流入阿富汗的有效措施将有助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缓和该国持久紧张局势,不幸的是,因为内部冲突没有解决,那里没有任何中央权力机构,阿富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供应国。

在解决与毒品灾祸有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我们得到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然而,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做的普遍努力本身不足以使我们对迅速变化的局势迅速地、有效地做出反应。

不幸的是,塔吉克斯坦不能单枪匹马地对付毒品秘密犯罪集团。它需要更积极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以关闭毒品流入我国的渠道。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以加强我们打击吸毒祸害和与此有关的罪行的斗争。

我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真正的支持,以推动我们的和平进程,并加强打击贩毒和从我国过境的斗争。我还呼吁提供帮助,以实现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复苏以及在阿富汗周围建立一个反毒

品“安全区”。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训练非常合格的人员,制定对生态无害的生物控制法来销毁罂粟作物,并扩大我们同各国际组织和感兴趣的国家的合作,以便解决与毒品贸易有关的问题。

最后,我要说,塔吉克斯坦领导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对毒品问题无动于衷的态度对我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们正面临一个真正的全球危险,必须齐心协力与这一组织严密的罪行——人类历史上最广泛和有利可图的罪行进行斗争。这将要求每一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做出真正的努力同这一灾祸进行斗争。

塔吉克斯坦乐于同所有国际组织和感兴趣的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以便我们能够一起同贩毒进行斗争。我们希望,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与会者将通过的文本——尤其是《政治宣言》——将是对加强国际社会与滥用毒品的危险进行斗争的共同努力的效力做出的真正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 Emil Constantinescu 先生阁下发言。

Constantinescu 总统(以法语发言):罗马尼亚对大会本届会议的主题——毒品问题极为关切。确实,在中欧和东欧社会的特定环境中,犯罪集团真正地夺取对在欧洲这个部分建设新民主社会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极大危险使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贩毒和吸毒危险更加复杂化。

在摆脱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束缚时,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我们各国突然变得脆弱起来。犯罪组织征服新领土的速度与必要地减慢的体制发展的节奏形成显明的对照。针对有组织犯罪的非法和有害的全球化,法治所能提供的保护仍然是脆弱的,不够的,立法也是有缺陷的,与此同时,民间社会的反应仍然是胆怯的。

面临这些新的危险,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已经陷入混乱的世界有可能严重倒退。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提出了三方面防御方案:加强立法机构;体制改革;以及最重要的是采取强有力的教育行动,以期特别在青年中间防止吸毒问题泛滥。

罗马尼亚批准了关于国际管制毒品的所有联合国公约,参加这方面的所有联合国方案,并将毫不犹豫地通过本届特别会议的决议。我们正确地认为,只有通过国

际合作,才能够制止毒品的生产、贩运和分销这一全球灾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领域一向在国内并与我们的邻国密切协作下采取行动。尤其是,我们改进并调整了我国法律,并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的协助特别有益,我对此表示感谢。

在 1996 年后期罗马尼亚发生政治变化之后,我国决定提出打击贩毒斗争中的区域合作战略,贩毒路线有可能在我们地区变得处于牢固地位,并将中欧和东欧国家从过境地区变成消费市场。与邻国达成的三方协议目前已生效,与此同时,类似的协议已同大部分其他中欧中东欧国家达成,并准备签署。每一项协议的主旨正是加强保护免遭有组织犯罪。

今年,布加勒斯特市将主办关于贩毒问题的区域性会议。受邀者有来自中欧和东欧的人士和主要专门国际机构的代表。我还要强调,我们特别重视在布加勒斯特设立东南欧合作性主动行动中心,其任务是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这些区域性合作主动行动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是效力。确实,据估计,通过与三个或更多的参与者合作,能够在 4 至 5 年取得结果,而仅仅通过双边协议,将最少需要 48 年才能取得结果。

其次,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建立防非法贩运的相互补充和连接的屏障,才能控制毒品的流入。如果毒品贩子必须面对 6、7 名相互合作和定期交换信息的边境警察,则他们就越来越难逃脱旨在消灭犯罪网络的有目的的控制。因此,目标不是要使边界密不透风——这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是一种自杀行为,相反则是实现合法货物及正直的人民更顺利地往来,同时却有效和严厉的收紧罗网以阻止犯罪分子。

只有我们能够现在已采取行动,以扫清道路,才能实现我们想象为 21 世纪的支柱的安全、繁荣与和平。我们确信,我们将在本界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各项文件,将在这一方向上确立恰当的框架。

同时,我谨欢迎柯林顿总统刚才在打击国际犯罪方面提出的倡议,它谈到这些关注。罗马尼亚将无条件地坚持这一倡议,并将继续在国家 and 区域一级积极促进和执行一项类似的战略。

现在,我们值此新的千年的前夜,有机会确立一项全球政策及一种前所未有的人际交流,它将开辟通往我们

将能够自由和不受阻碍地建立的未来的道路。只有我们联合力量,这一目标才伸手可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马尼亚总统的讲话。

大会现在聆听巴拉圭共和国总统 Juan Carlos Wasmosy 先生阁下的讲话。

Wasmosy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我国宪法,我将于 8 月 15 日向我的继任者移交巴拉圭共和国统一职,我在此时参加联合国本届特别会议极感荣誉。

因此,大会今天不仅让我有此荣誉,而且还有此良机来向这一最重要的国际机构告别,我很有幸以各种方式出席大会,以分享希望、梦想及我国一直认真进行的努力,以期理所当然和体面地加入当代现代化和民主国家的一致行动。

因此,我的告别以一种应有的自豪感为标志,因为我实为荣誉地表示:巴拉圭在进行了一次结束数十年专制政权的急进政治改革不足 9 年之后,已能够本着深刻的信念和真正的民主信仰建立起一个共和体制的模式。在 1998 年的今日,这使我成为巴拉圭第一位在合法的选举中选出的文职总统,成功地完成了我的任期。我还将是第一个把总统职务移交给另一位获选文职总统的人,他在选举中以绝大多数票获得当选,这些选举无可争议是合法及透明的,参加选举人数超过 80%,达到很高的程度。

然而,我个人对我所描述的声势浩大的政治事件的热情,并非仅仅是一位领导人自我满足的表示。我想以本篇讲话而给大会留下保证:即巴拉圭政府和人民将继续成为保存基本价值的坚强和坚定的同盟,对这些价值的保护和捍卫使我们在该论坛中联合一致。使我们聚会一堂的问题,要求我们在打击我们时代的一个最大罪恶中摆开坚定和激进的态度,这种罪恶的灾害威胁到我们作为现代和民主国家的发展与生存机会。

实际上,如果我们如此积极追求的力量和成功不是来自于能够以反映整个人类的利益的伟大理想来一道召集和动员我们各国人民的合法与民主的政府,则打击贩运和非法使用麻醉和其他药品的战斗就无法取得这种力量和成功。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是使我们一致针对生产和贩运这些破坏我们青年人的生命、心灵、梦想和创造力及我们各个社会的药物进行全面斗争的三项国际协定之一,在其生效 10 年之后,提出了举行这次特别会议的倡议。我国从一开始就通过

我们在里约集团内建立的永久性的政治协商一致意见及协商的机制而参与这一行动。我们各国政府在这一机制中承诺在由于有组织犯罪行动的新的及更可怕的方式而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评估我们努力的结果。

还值得在此强调今年4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2次美洲首脑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我们在那里商订根据一项该半球战略而一道努力,防止和打击毒品问题及有关的犯罪。当然,这些国家间的合作以及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领导的联合国各技术机构的始终受欢迎的贡献,无疑将对在国家一级有效处理该问题提供实质性支助。

因此,我要向联合国系统的各技术和专门机构明确表示我们的支持。我国将继续以具体和坚定的行动支持它们,从而有效打击毒品贩运活动。在这方面,应当指出1996年底通过的国家缉毒战略的发展,以及1997年1月第1015条法律的颁布,该法律明确并惩罚清洗来源于非法贩运麻醉品、精神药物或危险药品的钱款和资产的罪行。

我们今天的出席,证实了巴拉圭共和国的决定及整个巴拉圭社会做出的承诺:即通过我有幸主持的政府而向非法毒品贩运及其有关罪行全面开战。

我要在此再次感谢我们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打击毒品方面所得到的联合国的一贯合作。我还要向大会再次保证:巴拉圭将继续履行其国际承诺,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发展、民主制、自由和全面的福祉,取决于我们能否提供一个在没有生产、贩运和消费危险毒品所造成的破坏和危险情况下健康生活的国际框架。

8月15日,根据宪法明确规定,我将担任我国国会终身参议员的职责。我坚定承诺在我新的职责中我将为这一斗争作出一切努力,而且我热切希望这一斗争将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拉圭共和国总统。

大会现在将听取巴哈马联邦总理 Hubert A. Ingraham 阁下的讲话。

Ingraham 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发达和发展中的大小国家集中了巨大财政和人力资源不断打击毒梟、他们的帮凶和他们的搭档。尽管作出了这一切努力,但是我们在禁止国际生产、制造、贩运或消费非法麻醉品的战争中尚未取胜。

这一祸害继续在全世界各地的村镇和社区中造成破坏,它毁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我们各国的安全。在我国巴哈马,它使我们失去了纯真,使暴力司空见惯并使对暴力的恐惧日益成为一种病态。巴哈马希望带给这一重要会议的一个信息是简单而明确的:非法毒品使我们大家都身受其害。

本届特别会议的时机是十分恰当的。它是在一个新千年期的前夕和在无意中帮助了非法毒品贩运者的空前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气候中召开的。不幸的是,毒品贩运在国际上升级正受到国际贸易迅速扩展、生产技术的改良以及在运输和销售非法毒品中使用的新的先进方法的促进。

巴哈马不是非法毒品的生产国、制造国或主要消费国、然而,这一事实并未使我们免遭毒品贸易的灾难。有8万平方英里海洋的巴哈马由700个岛屿组成,这些岛屿地处麻醉毒品主要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从而为其提供了方便。我国的29万公民只居住在上述29个岛屿,这些岛屿就在佛罗里达海岸之外,并有22个国际机场和34个小飞机场,并有数以百计的船池和船坞,以及无数的自然港口、小港和小湾。因此,我们岛屿毫不奇怪地成为美洲秘密运送毒品的一条常用的通道。

我们在巴哈马对毒品给一个国家及其人民造成虚弱的后果有第一手的了解。的确,强效可卡因的危害在我们小国中反映在我们青年男女身上,甚至今天还能看到这一祸害的幸存受害者。

我们也知道毒品腐败对于一个天真的民众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几十个守法良民——执法官员、社区领袖和专业人员——禁不起毒梟的诱惑成为帮手、吸毒者或两者兼而有之而身败名裂,这在我们国家和个人的经验中记忆犹新。和毒品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外来暴力,特别是使用枪支,糟蹋了我们国家并破坏了直到1970年本国还没有吸毒成瘾者的纯真状态。我们原来以为强有力的传统家庭单位和使我们成为一个快乐、友爱人民的社会价值会保护我们不受国外那些要造成悲伤和死亡的事态之害。

我们错了。赚钱容易的吸引力、不应得的奢侈生活以及迅速取得“快感”的诱惑使我国人民中许多人如痴如醉。

巴哈马对于对付毒品贸易的后果是准备不足的。有组织毒品罪犯大规模侵入我国的同时和之后带来的犯罪浪潮迅速使我国警察和防御部队的有限资源抵挡

不住。毒品康复中心人员费力地对使用可卡因成瘾者进行看护和治疗,进入中心的人迅速增加。我国人数很少的司法机构勉为其难地设法处理提交给他们的毒品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指控,法院日程迅速排满。

尤其是自从 1987 年以来,巴哈马政府自行以及同邻国合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反攻运动以结束毒品雇佣军对我们领土的入侵。在巴哈马及其邻国对贩运毒品战斗已经和正在取得的胜利极好地说明了国际合作在打击毒品贸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失利尖锐地证明了因资源不足而造成的脆弱状态。

在积极方面,由于许多禁止贩运毒品措施——包括与美国联合缉毒行动,诸如巴哈马特克斯和凯克斯行动以及一项允许进行海上骑士、穷追和驾船者演习的协议,这些演习由巴哈马执法机构人员同美国海岸卫队、禁毒署和国防部人员共同行动——通过巴哈马的毒品贩运数量大大下降。包括禁止洗钱在内的增加禁毒立法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在巴哈马要求戒毒的新的吸毒成瘾者的人数也下降不少。我们在我们的学校系统和地方社区中开办和强调了禁毒教育。这和 HIV/艾滋病教育结合在一起,因为毒瘾和 HIV/艾滋病的发病率有必然联系。

到了 1996 年我们认为毒品威胁已得到制止。大麻和可卡因的缴获量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说的“无法再低的水平”,新的吸毒成瘾者人数已减少,法院日程上关于毒品和有关毒品的案件也下降了。

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打赢这场打击贩毒份子的战争。毒品犯罪份子已证明适应力很强,很灵活而且十分老练。贩毒份子因巴哈马、特克斯和凯克斯行动的成功被挤出了巴哈马,但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通过加勒比岛群渗透到小国,并潜入中美洲。

但是,现在似乎十分明确的是,毒品卡特尔的改组,新毒品集团的出现以及资源离开巴哈马和美国东南边界而转入加勒比周围,这些都已导致过境巴哈马的贩毒活动死灰复燃。

我们绝不能允许贩毒份子再次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我们敦促缉毒战役中的所有伙伴抵制撤出或重新部署关键资源的诱惑,而在这场战斗中保持各方的实力。

巴哈马仍是打击贩毒份子和洗钱活动战争中的坚定伙伴。除了我们在缉毒问题上继续同美国进行广泛合作并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姐妹成员国一起参与广泛缉毒活动外,巴哈马还同南美和北美之间流行毒品走私路

线上紧靠巴哈马南部的另一个岛国古巴一起进行禁毒努力并交流毒品情报。这种交流至关重要,必须为各方利益加快交流速度。

巴哈马目前几乎把其国民预算的 15%都花在执法事务上,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缉毒努力的影响。购买巡逻艇、改善陆基和海基部队现有设备的质量和数量、扩大和培训必要的人员、加强司法和立法部门并扩大康复方案,这些都使我们的资源紧张得超过合理限度。情况不应一定如此。我们不希望伤害任何人;我们谋求人人都过得更好。

巴哈马完全赞同摆在我们面前并载于关于减少需求指导原则的宣言草案中的各项提案、促进司法合作的各项措施、打击洗钱活动的草案案文以及各行动计划草案,巴哈马已采纳其中大多数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巴哈马愿提出一项涵括减少毒品需求、有效资源干预、及时交流情报和建立遵守药物管制公约及各项协定框架的既定优先等内容的计划,供大会审议。近年来大多数甚至所有有关联合国报告都对支持这些优先的情况详加阐述。它们包括但不仅限于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加强合法经济、扩大公民在国家发展中的机会、以及提高人力能力及对国家建设的承诺。

巴哈马审慎地认为,只有我们说服世界彻底和绝对地重新致力于铲除这个祸害,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才有价值。为此,巴哈马作出了全面和绝对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哈马国总理所作的发言。

我请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 Armando Calderón Sol 先生阁下发言。

Calderón Sol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首先祝贺你当选专门审议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主席。我们还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致意。

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出席和与会表明,这个项目在国际议程上获得重要地位。我们愿向墨西哥总统 Ernesto Zedillo 先生阁下表示赞赏,他为审议和通过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新措施主动倡导召开本届特别会议。

本届特别会议正值《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这个该领域最重要文书之一签署十周年。

萨尔瓦多愿对联合国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这两个处理各方面世界毒品问题多边系统主要工具所从事的工作表示支持。

国际上、区域和各国都作了重大辑毒努力,但尚未取得理想结果。毒品是一种全球威胁,不仅危及我们公民的生命、健康和道德完整性,而且也危及我们社会体制、公共秩序和我们经济及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内聚力与稳定。现在时机已到,应该停止陈词滥调,着手对这个人类祸害采取更具体、更有效的行动、国际社会要求我们在维护我们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道德完整性方面发挥更坚定和更果断的作用。

我们赞同政治宣言草案及其附件所提出的指导原则,我要强调其中的整个国际社会分担责任的原则,国际社会的行动应该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符合国际法的处理毒品问题全面均衡办法为基础。

各国都应提供更多资源,尽力支持联合国,以便使联合国的药物管制机关能够以联合国投入促进世界和平的同样精力,对毒品发动一场更有效的战斗。应该把各项努力集中在协调行动上,并制定新的战略,有效制止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其有关活动的扩大。

我们萨尔瓦多正在努力打击毒品活动,并在取缔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这表明我们愿意尽最大力量同这一社会邪恶作斗争。

法律方面,我们的立法会议正在考虑进行立宪改革,以便有利于签署关于引渡涉嫌毒品活动的罪犯的条约,以及还有一项打击洗钱和洗其他资产的法案。在教育方面,我们正在执行预防计划。在财政方面,我们必须共同作出努力,适当地管制银行机构和有助于洗资产的税收避风港。

我们提议,会员国不仅要再次表示愿意并保证执行它们在签署有关的国际文书时作出的承诺,而且我们也要庄严保证贯彻我们在这里通过的战略,以便大幅度减少吸毒成瘾的现象,并且同所有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作斗争。

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努力——作为联合国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加强必要的机构改变,以提高反毒品斗争的效力。

最后,在即将进入新的千年的前夕,我们有机会考验我们领导人的政治意愿,看看我们能否在本世界组织这里团结一致,共同为铲除毒品问题而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同时也感谢他遵守时间限制。他是今天下午在绿灯仍然亮的时候完成发言的第一位总统。总统先生,我向您表示祝贺。

大会现在将听取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 Teodoro Obiang Mbasogo 先生阁下的讲话。

Obiang Mbasogo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今天很高兴并非常荣幸地来到这里表达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承诺,我们决心帮助国际社会为在我们各国和全世界铲除毒品的祸害所作的努力。

本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是在一个恰当的時刻召开的,全世界的政府都认识到,毒品贩运和滥用毒品不仅破坏家庭,而且也摧毁青年、降低人格和造成社会混乱,并造成许多国家今天深受其害的恐怖主义和动乱。

因此,我们参加本届会议时希望并决心通过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将实施同这一棘手问题及其影响作斗争的全球战略,以便保护我们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我们热烈祝贺墨西哥合众国总统 Ernesto Zedillo 先生阁下提出的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同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的严重问题作斗争,并且处理目前全世界深感关切的相关问题。

实际上,非法毒品和麻醉品的贩运已经达到的程度,使今天各国政府感到光凭本身的力量无法控制。因此,各国政府需要进行合作和采取联合行动,以阻挡这一范围和后果无法预见的潮流。

我们也赞赏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积极工作,他同意并召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从而使这项问题获得了其应有的重视。

我们也赞赏美国政府为限制本半球毒品的生产和非法贩运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认为,在同这一罪恶作斗争并减少其破坏性影响时,各国间交流经验和技術是极其重要的。

出于对这一局势的关切,赤道几内亚政府从未停止其对国际社会所作努力的贡献。我国加入了处理毒品管制的所有国际文书。在 1993 年 9 月通过了禁止生产、销售、消费和非法贩运毒品的第三号法案之后,我国现在积极同麻醉药物在赤道几内亚的扩散和使用作斗争。

在次区域一级,赤道几内亚同联合国中非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其他 10 个成员国一道作出了加强本国机制的承诺,同国家和次区域一级的非法麻醉品贩运作斗争。这一承诺是在今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利伯维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

在这方面,我们各国保证改进对我们共同的陆上、空中和海上边界的监督,以确保足够的管制和广泛的监测。与此同时,我们决定集中力量铲除中非相关的非法武器贩运的祸害和清洗贩运毒品的钱的行为。这项承诺不久将成为中非各国行动的主要原则之一。

我谨指出,除非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充分合作和有效援助,我们在国家和次区域一级打击毒品的政策就不会取得成功。在打击毒品贩运的敏感的领域中,各国需要真正团结一致并作出机构间的努力。毒品毕竟并不尊重我们的领土边界。它们威胁了我们社会的生存本身、威胁了我们各国的主权和我们为建设民主社会正在作出的努力。

今天,在许多国家,贫困和薄弱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意味着,务农的人民常常容易走上种植毒品的歪路。这方面,为了使反毒斗争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发动一场更加积极和更加广泛参加的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消除贫困、文盲和缺乏技术的斗争。

有些政治势力为了破坏政府,使用毒品钱购买的武器。他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从肉体上消灭无辜公民。更具体地说,最近在我国发生的事件——如 1997 年 5 月在安哥拉拘留一般武装雇佣军,以及今年 1 月 21 日一夥恐怖主义份子武装袭击比奥科岛上的军事设施和平民人口,造成无辜人民被害——都是毒品贩运份子和吸毒成瘾者等残酷无情的犯罪份子干下的。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通过更加严厉的措施,惩罚参与为贩毒份子洗钱的银行机构,禁止他们纵容这种活动。这方面,把秘书长在关于非洲冲突根源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把武器贩运者的名单公布于众的建议,也用于毒品贩运者以及参与这一可恶交易的机构,似乎也将是有用的。

为此目的,世界各大媒体在广播非法贩运毒品活动情况方面可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采取步骤,协调各国的立法文书,以鼓励交流情况,使我们能够镇压和逮捕那些毒品贩子。

在 21 世纪前夕,不能容忍掌握和参与毒品贸易的罪恶势力牺牲我们为人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希望。让我们汇聚我们的力量,采取共同措施,使我们能从地球上消灭毒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大会现在将听取阿富汗伊斯兰国总统 Burhanuddin Rabbani 先生阁下发言。

Rabbani 总统(以阿富汗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向受 1998 年 2 月 4 日和 5 月 30 日地震影响的我国同胞提供紧急援助的会员国和国际及非政府组织,表达我最由衷的感谢。我也感谢那些计划在不久将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会员国。

首先让我引用科菲·安南先生的话,他简单扼要地描述了麻醉药品继续给人们带来的破坏的严重性。他说,

“今天世界各地估计有 1.9 亿人使用毒品。没有一个国家幸免。如果单枪匹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在自己的国界内制止毒品买卖。毒品贸易的全球化要求有一个国际反应。”

阿富汗是一个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教教导我们,理性和智慧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财富。因此,任何危害身心健康,或者给人类造成伤害的东西,不论是在穆斯林社会或非穆斯林社会,都是禁止的。我们认为,同所有有害麻醉品,包括非法毒品的生产和贩运作斗争,是我们的伊斯兰责任。

阿富汗伊斯兰国完全赞成国际社会对滥用毒品问题的关切,这种情况继续危害全世界 100 多万使用者的生命,并且加剧疾病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的扩散。我们充分期望本届大会特别会议正确地引导通过一份全面的全球行动方案,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保证建成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特别是在一个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认识到本届会议的重要性,并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决心和承诺执行麻醉药品委员会为大会本届特别会议起草的政治宣言和其他有关文件。阿富汗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那里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资金主要来自麻醉品生产的“税收”,其中得到跨国贩运者合作。

阿富汗已加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联合国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除了赞成许多国际条约之外,阿富汗还颁布了若干条法律,打击在我国境内非法贩运、走私和滥用毒品。

罂粟传统上在阿富汗小规模种植。1972年,早在外国军事干预之前,鸦片的总年产量估计为200公吨,当时鸦片部分用作医药。不幸的是,过去20年的事件最后造成我国中部的治安和行政机构崩溃。外国人发起的代理人战争和缺乏综合性预防方案继续为在不同地区、尤其在目前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省份的罂粟种植及其扩大创造合适的条件。

农民受到塔利班的鼓励而从事大规模罂粟种植,以便使“异教徒上瘾”和为塔利班战争机器提供资金。此外,越境贩毒者与某些区域分子和机构密切合作,继续影响和鼓励农民种植罂粟。

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毒品目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这一现象具有超国家因素,需要作出有效和非常协调的国际反应,尤其在联合国系统内。然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或作出的任何反应决不能干涉各国主权以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并避免干涉各国内政。

对毒品生产的惊人增长和塔利班的兴起之间存在的对称,人们不能视而不见。根据最新的联合国统计数字,塔利班毒品生产现在占阿富汗总产量的96.3%以上。在阿富汗和本地区历史中,首次与塔利班开办了合资企业,以促进罂粟种植,并提供进口海外市场的机会和出口。塔利班完全蔑视所有的国际准则和标准,公开对罂粟的种植和出口征“税”。

此外,为了资助其地狱般的战争机器,塔利班正利用最近输入阿富汗的提炼厂,以便将鸦片原料变成海洛因,我们大家知道,主要的提炼厂位于边境上。这个贪得无厌的团伙继续鼓励种植罂粟,并颁发许可证,允许偷运毒品者自由地越过阿富汗边境,以换取“税收”。这一暴政工具继续无视和违反所有国际人权文书并阻碍任何和平进程。

我们坚信,减少对毒品的需求和消费将是对付全球毒品生产和贩运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国际社会处理这个问题的集体能力应该是有效地

相等,并得到有效的协调。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及其作为系统范围协调者的作用是值得赞扬的。如果药物管制署的预算将面临赤字,因而可能最终导致瘫痪,药物管制努力的效力将最终减弱。药物管制署提出的替代罂粟的作物将要求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后续支持。半途而废和不完整的项目和计划将造成不利影响。以创新的方法协助药物管制署可协助该组织找到新的财政支持的来源。

此外,通过综合乡村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发展来创造可持续性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将大大有助于改善受到非法鸦片种植影响的社区和村庄的生活条件。许多人将能够找到其他维持生计的合法手段。

我们认为,除非恢复和平与正常,毒品生活和贩运将在阿富汗日益增加。只有通过执行联合国发起的和平进程,才能在恢复和平与正常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我们还认为,在和平进程和人民参与我国的政治命运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所有这一切将帮助我们不仅能给阿富汗带来和平,而且还开始恢复、重建和发展,这将是扭转阿富汗境内的毒品生产和出口日益增加中的第一步。

根据作为协调一致方法的共同全球责任概念,我呼吁国际社会和金融机构帮助我们进行争取和平、恢复、重建和发展的运动。可持续国民经济增长范畴内的乡村发展措施和可持续发展努力将为消除贫困和作为非法毒品种植替代物的长期的、合法的、可行的和可持续性的经济选择铺平道路。

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目标,阿富汗伊斯兰国欢迎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开发银行的投资,这将是早日恢复和平的催化剂。我们欢迎旨在把阿富汗土地当作扩大拟议中项目的过境地的一切项目,这将为人们创收入,并减少现在直线上升到90%的失业人数。这种项目反过来将为一个继续拥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的国家吸引更多的投资。

司法合作、引渡贩毒者和其他毒品罪犯、相互的法律援助和转让资金将肯定有助于国际社会打击麻醉品斗争中的共同努力。我们准备参加这些集体努力,以便在下一个千年来临之际,实现一个没有毒品和吸毒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伊斯兰国总统的讲话。

我现在请阿塞拜疆副总理 Izzet Rustamov 先生阁下发言。

Rustamov 先生(阿塞拜疆)(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真诚地祝贺你一致当选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主席。我相信,本届会议将在你明智和干练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其历史性任务。

在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人类正面临着毒品问题,这一问题已具有全球的范围,现在正影响着全世界的每个国家和人民。它对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正在其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经历过度时期的困难的新独立国家尤其构成威胁。

此外,阿塞拜疆的情况由于它地处欧亚连接处而更形复杂,这使它作为从东方向西方的毒品过境运输途径之一而吸引了毒品贩子。另一个因素则是我国领土的 20%被亚美尼亚占领,形成一百多万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结果,沿阿塞拜疆南部边界的 130 公里地区并未在我国的海关、边防卫队和其他执法机构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促成该领土被当作毒品进入我们区域、然后进入欧洲的过境走廊。毒品交易与恐怖主义活动、走私和非法武器贸易之间有密切的相互联系,这是人所共知的。

《巴库协定》以及 1997 年 2 月在阿塞拜疆首都举行的近东和中东非法贩运毒品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均突出了这一问题。《巴库协定》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打击该区域的毒品问题奠定了基础。它谴责侵犯各国的国界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它还谴责破坏打击非法毒品贩运斗争中的努力的外国占领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 1997/39 号决议,敦促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执行《巴库协定》的规定。

解决阿塞拜疆的毒品问题是我们国家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根据阿塞拜疆总统黑达尔阿里耶夫先生的一项法令,成立了一个负责打击毒瘾和非法毒品贩运斗争的国家管制委员会,并制订了一项国家计划和立法草案。阿塞拜疆总统还在近东和中东非法贩运毒品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做了关键的讲话。

我很高兴能够补充一点:阿塞拜疆加入了 1988 年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今天,我国议会正审议阿塞拜疆加入 1961 和 1971 年的公约的问题。

阿塞拜疆领导层所采取的全面措施,促进了稳定,加强了法律和秩序,并减少了该国的犯罪。我们对毒品进行的不妥协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过去 5 年中,我们增加了对一些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的调查。我们还查出了更多的有毒瘾者,并没收了更多的非法毒品。

减少需求对减少毒品贩运活动很重要。涉及大众媒体和公众意识的措施,在这方面也很重要。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也是如此。我们还需要对毒瘾者的有效治疗和社会康复工作。不幸的是,资金的缺乏正阻止我们充分执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所有项目。我呼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及捐助国在这方面向阿塞拜疆共和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阿塞拜疆正与很多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积极合作。我们感谢它们正给以的注意和支持。我要感谢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药品管制和犯罪预防处及其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所提供的合作与帮助。

对阿塞拜疆的更多援助,会有助于我们在国家和区域一级打击非法毒品贩运中取得实际成果。这种援助将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年轻的阿塞拜疆国的边防军和海关部门没有它们在处理毒品犯罪方面所需要的经验,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援。这些问题给我们争取阻挡毒品贩子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阿塞拜疆完全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交的改革方案的设想与目标。我们尤其赞赏那些与今天所讨论的项目有关的设想。我要在这里强调,联合国毒品管制和犯罪预防处的成立,导致各会员国间加强了对话,并导致各专门机构在打击犯罪、非法毒品贩运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方面进行更一致的努力。

今天,谁都不会怀疑没有任何国家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毒品问题。阿塞拜疆完全支持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宣言草案,我们想说我们准备真诚履行这份文件中列出的所有承诺。这将使我们有以行动而不是言词证明我们都具有向这一邪恶共同作斗争的意愿和能力。为了子孙后代,这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塞拜疆副总理的讲话。

现在我请芬兰内政部长 Jan-Erik Enestam 阁下讲话。

Enestam 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我愉快地代表芬兰在本届特别会议上讲话。

首先,我谨支持联合王国副首相 John Prescott 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讲话。

我国政府欢迎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今天在座的各国政府承诺作为一个统一国际社会以强烈措施发出向我们时代最严重问题之一——国际毒品问题——作斗争的决心的共同信号。需要采取既对付需求又对付供应的均衡做法。在减少需求方面,我们应利用现代技术并使青年参与防止滥用毒品。

我们地区各邻国中的变化使我们更认识到世界毒品问题的全球性。为防止对世界毒品问题作出消极的预后,需要作出全球规模的反应。联合国系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讨论、找到决心和采取共同措施和指导方针处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承认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重要作用并支持加强该署和维也纳办事处的努力以打击有组织国际犯罪。

对于洗钱数量的国际估计各不相同。十分笼统地说,来自非法来源并逐渐转移到合法控制的金融市场上的资源的总价值可能在 1 000 亿美元和 5 000 亿美元之间。为对付国际上的有组织犯罪,其中主要部分是关于与毒品有关的非法活动,应该制订允许披露和没收犯罪组织资源的文书。

这些组织是在有许多障碍影响政府同政府之间合作的时候日益以全球性的规模开展活动。举一例子:国家立法是旨在防止洗钱的措施的基础,而处理这一严重问题的唯一真正有效办法应是从全球视角出发。根据 1998 年公约,拟定了防止洗钱的区域协定,但应在全球规模上进一步采取防止洗钱行动的活动和措施。

我们将在这里通过的政治宣言为这种事态发展提供了权威性的支持。目前正在谈判的联合国禁止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应包括关于没收非法取得的资源和防止洗钱的重要章节。芬兰已从地区合作中取得积极经验。我们同北欧国家、在欧洲联盟中以及在巴尔干海上特别工作组中积极合作。

我国政府热烈支持在打击非法毒品贩运和毒品滥用中旨在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的措施。消除司法合作的障碍后,可能通过采取如专门使刑事法和谐化等措施取得更加切实的成果。

芬兰在国际合作打击毒品滥用方面的立法包含有控制的运送技术。我们认为应增加和促进使用这一手段。

对于审查新的调查技术应给予更多的国际考虑,其想法是兼顾切实合作的必要性和尊重人权。为补充 1988 年联合国公约,必须改善保护证人的法律措施。

芬兰欢迎减少需求宣言,认为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芬兰的毒品政策仍然同国家福利政策的基本原则密切相连。通过影响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能最好地防止滥用毒品造成对社会和健康的伤害。特别重要的是应向青年提供健康和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取代毒品。青年人完全知道新的交流模式。我们正期盼着通过扩大信息科学的应用所带来的机会。

虽然毒品问题在各国并不相同,但信息技术能找到多种用途,这取决于各社会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芬兰采用新的应用高技术正在顺利进行。

芬兰颁行了一项预防网络方案。通过这一方案,正在几个欧洲国家生产出材料用来平衡关于毒品的不恰当和虚假的资讯。在几个欧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以及在暂行的基础上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之间建立了合作联系。1999 年芬兰将组织一次关于可以用于防止毒品的信息和交流技术国际会议。将邀请所有国家代表参加这一会议。

我国政府对本届特别会议的成功结果作出完全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芬兰内政部长的讲话。我还要感谢他遵守时间限制。

现在我请土耳其内政部长 Murat Bağcıoğlu 阁下讲话。

Bağcıoğlu 先生(土耳其)(以土耳其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对关于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全球政策和趋势的审查。我们欢迎有这一机会及时作出努力对付这一全球性威胁。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每年财政能力估计为 4 000 亿美元的多元化问题不利地影响着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安全。我们认为滥用毒品问题是个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监督系统。只能以国际协调行动来有效地对付如此严重的全球挑战。联合国是协调和指导我们集体努力的唯一中心。

土耳其支持秘书长的大胆改革倡议,特别是在毒品和预防犯罪领域。我们也欢迎新的执行董事 Pino Arlacchi 先生领导建立一个更有效和侧重行动的中心来处理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对毒品问题的作法完全符合这一多方位的政策。

我们感谢墨西哥政府发动了使本届特别会议得以召开的进程并感谢它对其成功的结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土耳其认为,大会本届会议面前的政治宣言草案表达了我们对创造更加合作的政治气氛同这一全球威胁做斗争的普遍承诺。土耳其就其而言将在国际和国内战线,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为实现政治宣言草案确定的均衡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给吸毒上瘾者提供毒品的概念具有不容忽视的严重医疗和社会后果。我们对这样使用药物造成允许自由提供和滥用毒品的气氛感到关切。我们认为,各国政府在允许为具体治疗目的使用药物同时,必须坚定减少其各自国家的需求。发达国家必须制定更有效的需求控制政策。在不减少需求情况下指望国际管制机构实现其目标是不现实的。

还必须更有效地管制醋酸酐等先质物质。遗憾的是,没有足够措施防止生产者把这些物质转用非法渠道,以致使它最终流入非法实验室,在那里转变成海洛因,然后再跨境贩运。我们都受到这种转用的严重影响。虽然我们正在采取全面措施处理这个问题,但我们认为,生产者也应该分担责任,并竭尽全力控制先质物质的出口。

另一个问题涉及密切相连的非法毒品、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所构成的挑战。联合国系统内部就我们议程上这个相互关联问题进行协调的问题也必须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最高优先。这种联系是助长继续在我国境内从事非法贩毒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贩毒收益是某些恐怖主义集团的主要资金来源。不幸的是,我国不得不对付公开进行贩毒活动的恐怖主义集团。我作为负责打击非法贩毒活动的部长,敦促那些纵容恐怖主义份子的国家政府也顾及他们自己社会的今后福利,并修正其政策。我还要吁请秘书长支持执行主任努力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有效方案,采取措施把非法贩毒、走私武器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根据《1961年单一公约》,土耳其是世界上两个传统罂粟杆供应国之一。自1974年以来,土耳其一直采

纳世界上最安全但最昂贵的罂粟杆生产办法。迄今我们的合法生产没有发生任何转用情况,我国的作法已被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视为堪为楷模的生产鸦片原料办法。我们期望所有原料、精神药物和先质的生产国都这样做。我们希望麻管局在本届特别会议后更有能力提供有关先质、原料和精神药品供应国所承担新责任的资料。我们还希望对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在非法毒品滥用和销售方面的作用采取长期政策。

这里所代表的各国都对今后时代负有一项道义义务:即青年和青年人的生命不应丧失在吸毒成瘾的荒漠。我们大家都应义不容辞地给他们提供一个没有毒品、健康和安全的環境。如果我们准备共同努力并愿意分担责任和履行我们的各项承诺,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儿童和青年创造这样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土耳其内务部长发言和遵守时限。

我现在请奥地利联邦内务部长 Karl Schlögl 先生阁下发言。

Schlögl 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 奥地利特别关心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由于我国奥地利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接近非法药物主要运输路线,奥地利政府特别重视国际药物管制。

奥地利相信,只有在分担责任原则基础上采取联合行动才能打击跨国犯罪。奥地利坚定地支持同非法毒品问题做斗争的各项国际努力,而无论它们是在通过欧洲刑警组织或国际刑警组织渠道进行国际警务合作的框架内,还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全球合作的范畴内。

维也纳已骄傲地成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总部的东道国。奥地利完全支持药物管制署所从事的宝贵工作。在这方面,我要对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副秘书长 Pino Arlacchi 及其工作人员筹备本届特别会议表示感谢和赞赏。

由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主动行动和 Arlacchi 先生的领导,维也纳已作为联合国同“不文明社会”作斗争的中心而引人注目。鉴于世界毒品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旨在同这种邪恶做斗争的国家、区域、地方和国际合作都必须得到加强。这也包括大大加强国际药物管制机构。

现在让我谈谈本届特别会议的目标。在葡萄牙代表领导下进行的建设性谈判已取得很大成果。我们可以骄傲地指出,我们已成功地商定新的具体目标、政治

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我们现在应该确保这些承诺得到实施,并把这一进展情况转告我们各国的公民。

奥地利同其他受到更严重影响的国家相比,仍相对地没有受到严重毒品犯罪的波及。奥地利当局在早期阶段就基本上设法控制了危险的事态发展。我不会把这项成功仅仅归功于我国的执法机构。当然,我国毒品犯罪率低的最重要原因是奥地利过去 50 年来一直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经济增长。一个以团结和繁荣为标志的社会可为一项取缔毒品犯罪和药物滥用的多部门成功政策提供最佳基础。我认为,这也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联合国应采取一项综合政策,把同非法药物作斗争作为促进社会 and 经济发展全面努力的一部分。

但是,危险的国际事态发展并没有绕过奥地利。我们必须集中制止通过巴尔干路线的我国非法毒品市场供应。我们还必须对付合成毒品的威胁。

奥地利毒品政策是以“两手策略”为基础的。一方面我们正在同毒品犯罪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我们认为,毒品问题不能光靠执法部门解决。毒瘾和依赖性主要是医疗问题,需要采取医疗和治疗的方法。作为惩罚的替代办法,对吸毒成瘾的人进行治疗而不是惩罚的概念是奥地利反毒品战略的一部分。吸毒成瘾的人暂时获得治疗的机会,目的是使其充分溶入社会。

但是,对贩卖毒品的罪行实施充分的刑事法律。奥地利打击有组织的跨国贩毒的斗争遵循对严重的贩毒者实行零容忍的原则。

在今年的下半年,奥地利将担任欧洲联盟的理事会主席职务。在奥地利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将继续为欧洲联盟 1999 年以后的毒品战略铺平道路。此外,奥地利将探索《阿姆斯特丹条约》在毒品管制领域中提供的新的机会。

我们打算通过发挥加入前伙伴的安排,加强同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合作。在奥地利担任主席期间它将设法进一步发展欧洲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毒品问题进行的斗争中同第三世界的合作。我们计划的目标也要充分履行我们在欧洲一级在本届特别会议范围内作出的承诺。除其他外,这涉及有关减少需求和替代发展的措施,包括相关目标日期。这些建议应当分别在 2003 年和 2008 年前以连贯的方式付诸实施。

本届特别会议令人印象深刻地反映了全世界有关采取一致方法同全球毒品问题做斗争的协商一致意见,

并重新表达了争取有效措施的政治意愿。在本届世界首脑会议之后,我们应当集中精力以具体的方式履行我们承诺。

应当通过制定一项国际行动纲领来执行《减少需求指导原则》,把其作为一项全面的多学科提纲。在这项努力中,我们也应当同民间社会的各种角色进行磋商并让它们参与进来。

我们的决定必须得到有系统的国际监测制度的支助。奥地利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迅速和均衡地执行大会本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奥地利联邦内政部长的讲话。

我现在请津巴布韦内政部长 Dumiso Dabengwa 先生阁下发言。

Dabengwa 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 我也对能够代表我国参加对这一重要议题——毒品管制——讨论而深感荣幸。

生产、分销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物质以及相关的活动的确应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有关这项议题的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就是证明。我相信,完全可以假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这祸害,不这样认为是愚蠢的。

现在比以往更有必要团结一致面对毒品贩运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任凭各国经济和社会继续受到这一灾害的损害。在这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国家成为生产中心,而另一些国家是过境点或市场的事实并不具有任何事实性的区别。国际社会不进行充分合作将只会让毒梟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利用这种弱点。

我们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为处理麻醉药品和精神物质的生产、分销和滥用提出了一系列倡议。津巴布韦已经批准了三项联合国公约:经过 1972 年的《议定书》修订的 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1971 年的《精神物质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毒品卡特尔和辛迪加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已经成为动乱的代理人和对世界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威胁。

在分区域,津巴布韦签署了 1996 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议定书。津巴布韦也是南部非洲区域警察局长合作组织的成员和东道国,该组织谋求在同所有形式的越界犯罪做

斗争时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合作,其中包括毒品贩运的关键地区。南部非洲区域警察局长合作组织目前正积极参与协调针对令人关切犯罪进行的培训和联合行动。当然,在南部非洲区域,毒品贩运被置于培训和联合行动的议程的优先位置。

津巴布韦政府遵守其对联合国公约以及南部非洲共同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议定书的承诺,正在竭尽全力履行这方面的义务。在1997年11月举行了一次讲习班,为发展一项津巴布韦的全国毒品管制总计划制定了一个框架。对这一框架的投入来自各个部、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这一框架现被地方顾问用来作为发展总计划的基础。我们希望,到1998年的年底,津巴布韦将完成其本国的毒品管制总计划。该计划将通过预防、治疗和康复以及协调各部门的战略,处理管制和减少供应,压制非法贩运和减少非法需求等问题。

这些努力必须同地方立法协调一致,以产生有意义的结果。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并希望我能够看到更多的有效合作和协调执行工作,这在以往只是理想而已。现有的区域和国际架构需要进一步加强,并且应该通过不断地培训和发展扫毒执法人员来巩固。

为了从执法角度来加强处理毒品问题的能力,津巴布韦目前正在拟订我国扫毒执法战略,以便在扫毒执法工作中形成一个有效和有系统的方针。这项战略的预期成果包括提高查获和没收的数量,形成一个有系统、合理化和积极主动的方针,改善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协调与合作。

在我国,就滥用和贩运而言,大麻很容易地成为第一大问题。大麻是津巴布韦国内最普遍的毒品,价格很低,青年和失业人员都买得起,而且还滥用。

国际麻醉品管制署最近提到,已经出现一种新的合成大麻,它的四氢大麻酚含量比当地生产的大麻更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毒品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合法的。

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政治宣言敦促国际毒品管制署把大麻列入其全球总战略,以期把它作为一种非法种植的作物加以铲除。我国警察动用自己的资源,通过查获和销毁作物的办法,不断努力制止的大麻分销和贩运。

最后,我要向召开这届大会的人们表示敬意,这使我们有这样一次机会,不仅交流经验,而且能更好地了解毒品问题,以便在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生产、分销和滥用的有关问题上加强联系,促成国际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请牙买加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长 K. D. Knight 先生阁下发言。

Knight 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关于非法毒品交易的祸害及其对个人、家庭、社区和民族的破坏性影响,已经谈了不少。

这种交易今年来已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邪恶的联盟。其中最令人不安的联系之一是同非法武器贸易,特别是小型武器贸易的联系。非法武器贸易帮助加强毒品交易,使枪枝和毒品成为各国社会邪恶与杀伤的一种双管势力。

武器和毒品相联,已造成暴力和暴力犯罪的惊人升级。这已经严重破坏许多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并将日益威胁这些国家的稳定以及国际安全。因此,我们高兴的是,美洲已采取果断步骤,通过了《美洲禁止非法生产和贩运枪枝、弹药、爆炸物及其他有关材料公约》。

与非法毒品有关的活动急剧上升而造成的暴力模式和规模已使我们社会中的恐怖上升到新的严重程度。此外,毒品和枪枝跨越国界的流动,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呼吁那些生产武器的国家对为非法目的的出口武器执行更加严厉的管制和负责——即实行要求牙买加这样的国家对非法毒品作物的生产、种植和出口的同样严格的管制。

事实上,那些制造武器的国家现在应该大幅度减少武器的生产和出口,除非防务、安全和正当的区域活动需要。

牙买加欢迎《有关铲除非法毒品作物和替代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行动计划》草案。我们强烈认为,必须执行替代发展和替代作物的可持续方案,补充铲除毒品作物的努力。如能选择,参与种植毒品作物的许多农民愿意停止。他们的参与是出于贫困再加上国际贸易体制对他们国家传统的农业部门的不利影响。然而,对这些非法毒品似乎存在着无法满足的需求,这种需求必须以新的力度加以解决。

牙买加政府敦促国际社会以有形、切实的支持和创新的方案支持它对替代发展的口头承诺。

我们在这些论坛上的焦点必须永远是非法麻醉药品问题。但在这一努力中,我们绝不能限制对麻醉药品作物合法用途的研究。比如,牙买加科学家们已研制出

一种使用大麻植物医治青光眼病的办法。这必须得到鼓励。

在国际和区域两级,我们有时一心沉醉于扫毒中的执法工作,却常常忽视了这一问题的社会层面。特别重要的是健康、教育、社会一体化,以及这种交易的受害者。

发展中国家很少有必要资源提供有效的治疗,包括使吸毒成瘾者康复。象我国这样的国家需要国际援助,需要能够利用在国际一级交流情报和专门技术,以便有效地处理毒品问题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社会在康复领域的费用、人力资源的损失、社会的失调和为与毒品有关的暴力受害者提供公共照料,给公共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然而,牙买加承诺尽其所能解决毒品问题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加勒比共同体及其他加勒比国家政府 1997 年 5 月签署的《布里奇顿原则宣言》中提出的有关方案的鼓舞下,我们期望加强我们在减少需求领域的工作。

牙买加欢迎摆在大会面前等待通过的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和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

我们对于过去几年在国家一级,以及同我们在加勒比、北美和欧洲的双边和区域伙伴一起,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正如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指出,加勒比地区近来工作重要的不仅是它的技术和财政方面,而且还有扫毒斗争中突出的严肃和团结精神。

牙买加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司法培训学院,以加强和改善司法的执行,并且建立了一个区域扫毒执法培训中心,最后拟订了我国的《毒品管制总计划》;并根据 1988 年的药物公约的要求通过立法,大幅度加重对贩运毒品的惩罚,没收被判刑的贩毒分子的资产,把洗钱活动定为犯罪活动,并让国家能同其他国家签署法律互助条约,允许引渡。我们正在起草管制化学先质的法律。

牙买加政府设立了一个没收财产/洗钱单位。根据加勒比财政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决定,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得到的钱将被用来援助与毒品有关的罪行的受害者以及教育、卫生和安全等领域中的方案和司法制度。

在国际上,我们在提供文件、提供有关银行帐户的资料以及限制帐户和财产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项重

大成就是去年与美国政府成功地完成了关于达成一项海洋反麻醉品协议的谈判。

在区域一级,我们对实现关于药物管制协调和加勒比地区合作的“巴巴多斯行动计划”感到非常高兴。该行动计划是加勒比次地区各国之间药物管制协调的蓝图,并且是加勒比各国政府、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辛勤工作和承诺的成果。

加共体各国政府首脑设立了一个由牙买加担任主席的政府间药物特别工作组,提出一项执行时间表,确定以巴巴多斯行动计划和加勒比海——美国区域和国际条约和报告为基础的区域优先项目。

牙买加在控制毒品贸易中有既得利益,我在此重申我们的全球承诺。这一会议必须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一致信息以响彻整个地球之村:致力于共同责任,决心勇敢地面对我们面前的挑战,并为每一个国家的脆弱者带来希望。我们将赢得这场斗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牙买加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Jaswant Singh 先生阁下发言。

Singh 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当选为关于麻醉药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席。我首先要表示我国提供最充分的支持与合作,以使这些讨论取得圆满结果。

在 1992 年 1 月,在安全理事会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指出,社会领域中非军事性的不稳定根源已成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3 年之后,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将非法药物列为对我们人民的健康、安全和平和福祉构成威胁的世界规模问题之一。又过了三年之后,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今年 2 月举行的会议上认为必须将其报告的整整一个章节专门用讨论作为社会解体因素的暴力、犯罪和非法药物问题。

显然,这个问题持续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迄今为止,我们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同样清楚的是,这是不够。毒品所构成的挑战是复杂的、全球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处理这个问题。大会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讲坛,因此,本届特别会议是及时的。

药物的非法生产和贩运问题危及每一个大陆上的社会和所有水平的发展。药物是一个不分南北的问题,南方和北方都受到影响,除非它们合作,双方将被毁灭。这说明为什么这也许是人们最近记忆中的唯一的大会特别会议,在会上就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达成完全的协议。担任本届特别会议筹备机构的麻醉药品委员会提出了《政治宣言》草案和若干其他重要文件,因而作出了重大贡献。委员会应得到我们的祝贺,尤其是就关于减少需求和洗钱的案文,这些案文尤其受人欢迎,为国际社会在这些领域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了动力。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国有幸担任做了这一良好工作的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是将这一协商一致意见化为有效的国际行动。

在历史上,作为几十年合法鸦片最大生产和供应国,印度在这一领域起着独特的作用。印度的位置尤其敏感,位于两个最大的海洛因和其他鸦片制剂生产中心之间。除了种植鸦片的敏感性外,印度还有危险成为从邻国贩运毒品的过境国。我们印度人大胆地面对各种挑战,并在对我们寄予信任的所有领域履行了义务。我们的执法工作、我们遵守各项国际义务和我们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努力证明了我们的诚实态度。印度宪法和国家立法响应和赞同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联合国公约中所固有的关切。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出席一个特别会议,这标志着国际社会提高了对立即采取行动对付这一严重危险并在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采取重点明确的战略的需要的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严肃地承诺在国内并同其他国家一起在减少供应方面加强执法努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开放国家经济边界和建立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商业制度伴有严重的风险。只要认真地愿意执行已经到位的法律和公约,就能消除这些风险。大会本届会议应当决心加强一切执法努力,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所有药物非法种植和供应。

紧迫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包括财政援助,这些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受到这一问题的破坏,并且不可能单独地、或者在没有大规模补充资源的情况下应付这一重大挑战。应该建立一个可信的国际合作框架,以挫败跨越国境的贩毒者和违法者的努力,颁布强有力的国家立法,以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和麻醉品恐怖主义。洗钱这一金融犯罪支持这些滔天罪行并破坏增长和发展。这要求建立有效的立法框架,并通过调查机构、执法者及其司法制度之间交换信息来建立各国之间司法合作的安排网络。

其次,必须在人的方面予以紧迫和强力的干涉,以制止使用毒品造成的悲剧。印度意识到使滥用毒品者解除毒瘾和康复的漫长和单调的过程,正通过自愿的部门而执行其减少需求的方案。这或许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其中由政府提供资金,但却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尽管印度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它为最大的合法鸦片生产国而具有薄弱性,然而对毒品的需求并未达到严重的规模则令人颇感满意。考虑到一个有严重毒品问题的国家也成为毒品供应的渠道,就必须根据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而向各会员国提供国际经济或技术援助。我们人类大家庭的要求不可低与此。

在发展中国家中,贫困、发展不足和毒品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国际发展合作,在打击毒品的战争中是绝不可少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流量正在缩减的官方发展援助、限制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条件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世界的净资源转移。如果我们要处理毒品问题的根源,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

最后,我要恳求所有会员国的领导人和代表必须赢得这场打击毒品的战斗。我们各国政府需要掌握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力、现代的科学和信息技术组成的特殊火力,它能够帮助我们消除这种疮痍。我呼吁各会员国本着相互合作、相互协助和分担的精神而对这场打击毒品的战斗重新作出承诺。根据本届会议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宣言草案,每个国家应采取立即和可信的步骤,以执行大会通过的决议。我敦促各会员国批准所有现有关于毒品的公约,以便我们能够采取统一的立场来更有效地打击这种罪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的发言。

我现在请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团团长 Patrick Albert Lewis 先生阁下发言。

Lewis 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欢迎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中心点。大会力图进行的是一场对毒品的战争。它也是我们这个物质和财政资源有限的小国几年来在国家一级一直进行的事,以图保证国际社会的援助。然而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情况并非独特的。整个加勒比地区——实际上全世界的各个小国——经常遇到与地理位置、领土安全和贫困有关的挑战。

我不是为站在大会面前再次谈到小岛屿国家的薄弱性道歉。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我的道德和国家责任。本届特别会议使我们有机会在世界论坛中处理一个问题,就在我们发言之际,该问题正给我们区域的社会精神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地理和供求的动态似乎合谋使加勒比作为运转国而处于毒品交易的前线,而造成的破坏并不止于此。国际毒品贩子表现出的贪婪似乎日益注定要使他们的产品能够渗透进我们的社区,这一情况反过来在我们各国内开始了一种依赖性的循环。

毒品贸易中的更令人不安的趋势之一,就是从支付毒品走私者现金转为以毒品作为实物而支付他们。这造成在本地贩售毒品以获得现金。换言之,加勒比地区的毒品买卖从一种需求促成的制度转为供应促成的制度。这意味着毒品贩子们正在原本不会成为消费者的加勒比人民中间积极寻找出其产品的新市场。

加勒比是南美的工厂与北美和欧洲的市场之间的最佳交通干线。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在巴巴多斯的区域办事处主任 Sandro Calvani 指出,加勒比是贩运中断风险极低的交通干线,因为它由五种不同的司法制度和 2 000 个岛屿组成。他补充道,任何工程师或商人都可能设计出更好的制造与销售体系。

毒品贩子的影响迫使我们各国政府把非常有限的资源从发展优先事项转用于执法和毒瘾者的康复。与此相关的暴力、社会侵蚀、经济混乱和犯罪活动的增加,意味着对力争克服经济薄弱性的小国社会来说,在有可能生产力下降的环境中维持各种运转的体制,成为一种艰巨的挑战。十分坦率地讲,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成为毒品贸易的不自愿的受害者。

加勒比地区的小岛屿发展中和地势低洼的沿岸国家针对毒品贩子的大量资源而防御不足,这不是什么秘密。此外,如果我们不充分担心非法贩运麻醉品可能造成的破坏的话,则我们必须严重关切同时进行的贩运小型武器和弹药所带来的破坏。西印度委员会在一份有关加勒比政策和发展的最全面的行动计划中指出,对加勒比共同体各国的公民社会造成最大威胁者莫过于毒品问题,而它是各区域政府无能为力的最清楚的例证。

我国总理在最近一次对加勒比研究协会的讲话中谈到各区域政府无能为力的问题。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到某些国家针对较小的国家应采取的具体拦截毒品政策采取专断的做法。鉴于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承认制定能够对贩毒事件作出反应的机制方面合作的重要

性。因此,我们鼓励在适当情况下进行合作,以实现理想的结果:即逮捕罪犯并对其判罪。

请允许我在替代发展政策问题上简单地讲几句话。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的确还有其他加勒比国家——开办了一个沿海金融服务部门,这是由于感到有必要在面临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使我们经济多样化而作出的直接反应。一方面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再次调整我们的经济政策以包容替代发展方案。另一方面当我们选择金融服务部门并仿效在我们之前已有这种部门的国家的榜样时,我们被扣上窝藏洗钱者和腐败的帽子,并有人采取措施破坏我们的努力和限制我们可能享有的竞争优势。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不利于真正的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我们需要的是协作、信息交流和技术援助以帮助我们确保我们的金融服务部门不被有问题的人滥用,同时能给我们提供十分需要的经济资源。

历史清楚地证明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不分国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其害。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断定打击毒品贩运和滥用必须超越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

我国政府支持对联合国关于在 21 世纪禁毒的专题议程采取不抱偏见的作法。集中力量减少需求的决定、清除非法毒物、司法合作、洗钱、制止非法生产合成毒物以及管制生产毒品的化学物等应与要求有一项打击贩运毒品的全球战略的愿望一致。毒品问题的跨国性质要求必须采取这种协调行动以建立我们大家都希望的没有毒品世界。

安提瓜和巴布达承诺这一全球战略。我们已签署了若干缉毒协议并任命了一位官员协调全国性的打击毒品贩运及有关犯罪的行动。这位官员同司法部长密切合作确保制定和执行国家毒品政策。除了政策倡议之外,我们目前正在完成一项关于治毒设施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一设施不仅将用作康复中心而且也可用作本地区的训练设施。

通过在今后三天中分享我们的经验以及保证一致努力,我们给毒品贩运者和滥用者设置了严重的障碍。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本身将继续集中力量于打击非法毒品贩运的国际斗争。我们敦促其他人加入这一国际大家庭中的打击那些贩卖死亡和毁灭的人的运动,这些人能把最懦弱的人变成疯狂的杀人犯,能使母亲不要孩子并毁灭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下午 6 时 35 分散会。
